

五經文府

小暑至螳螂生鳴始鳴反舌無聲

馮純壽

應變于之使物類咸感以陰鳥夫小暑方至正一陰生之也彼生焉感焉者不與無覺者而並感以陰乎且物類有自然之理而物情有相感之機皆可當也尙惟者並質於時者可失也感者無偏於義者可捫也睨眄者右括耳貴當夫炎帝乘權而陽極生陰正可推氣候而應數之焉試即仲夏之月觀之於時華長也塘風清陽路足蟲出也禽鳥變聲之使者其困陰氣而生耶聲之應者其應陰氣而鳴耶宛轉而問關者其亦感陰氣而寂其聲耶聲微陰方生之候正溽暑未熾之時則小暑之至不可記哉諸虛莊於楓隱卒財解慍無不拔沸生靈感而緣樹陰涼值此夢醒登新已不勝其炎蒸之歎夫豈徒感鍾聲於苑柳聞鶯語於深山恰夢史於合陰紀月編年亦已驚心於夏至而黃梅雨連正宜駕我作試或稍解其煩熱之清亦草徒詩動服之物森說方維之新然而不見夫蚊蚋乎心營其陰之蟻弱偏刺敵目飽離陵之譚食乃忘形生也有溫差不同於蟻結春秋蜂蟬腸胸也夫搏輪有刀回車待週年勇裁則無論新火之異其名端蟻之別其類而此際之趨避者罔不踴躍於搔耳聾藏於離架也已而不見夫鳴乎調嘯嘯啞天口似向蜜之舌聲傳嘒嘒感時此東去之吟始腹之鳴且其詞夫鳥語銜珠禽皆格碌也夫流火方歇絳結用覺夫嫋嫋則無論鳴與鳴殊員字鳴與賦同異音而異聲之鳴鳴者亦足稽小正之丹櫻爾惟之意也已而不見夫反舌乎折微分宮憶春感之可喚銷聲滅跡當及日之方交不聞其聲若一任夫鳩婦呼晴風姑嘒雨也夫過時發口王躬或敏於談人則無論綵羽之翅其文組衣之昭其采而爾時之寂寂者異香懷金銘之悲金石關之銜也也隱隱身軀距死呈拒奔之形而鳴其意者博於千其口者百舌一陰甫動於以覩物候之自然欲高吸風正道蟬鳴之候而司至並詳伯適變經異蟻蟻蟻夏日方長於以驗物情之相感此午月之候也

含商噤微細脈風光

小兒五疳 變生鵝胎鳴

董慎行

甚至而陰伏蟲生鳥鳴應陰矣夫節居暑陰潛生之時也
蚺蟻陰氣而生感陰氣而鳴非陰將伏之候哉且自過建始
之季氣海暑方流端節夏之極矣微陰已伏凡乾庶物固已
昭露勃舉滋萌飛其通珠均建子昶起欲躍乎昆蟲玉律調南
吹嘆息聞乎小鳥當炎帝之持衡靈覺青林茂草間有鼓翼引
吭之聲也律奏旋實仲夏有然顧則取義乎歲終夏卒之始
生也而未及革暑者則取義於賓客羣鳥之始來也而未言
鳴吾試於小暑驗之槐陰鬱鬱蜩螗影隨牽搖兩葉微搖鳴不已
再署其未發我無何蟪蛄聲清風發枝也雖時有燕蝶其雄
諸離山有轉鶴其鳴諸望風之下起焉將持銅餅之與水
樓疊方動殷荷扇未送涼已調蟬風暑其將熾哉無何青
參烈日方長也瓜哇下關期其捕請將祝陰隆焉其說諸
氣之方蒸吾將執簡書之於是太史告曰小暑至矣處而生者
有蛰蟄感而鳴者有蟬皆應其氣者也蓋於五月之卦氣驗之
天洪蟲與鳥之象福井在五月第卿井初變成需需錯井為蠱
蠱曰或蟬戲戶營其巢則蟬蟄有象鳥家人五月為大壯
其錯井為解其二爻成新解曰鵲鵲鳴蟬蟬得安家則鵲鳥有
象是是其形可見也夫燕生與鳴之故始於五月辟卦垢五
陽一陰二爻變成新解曰微覺始生萬物莫不榮則蟲生可測享
井為五月卿井內異外坎易位則為渙渙曰鳥鳴果端一呼
三顧則鳥鳴可證矣是其可推也此皆於小暑所值卦氣驗
之也然復知蟬蚺之名雖異而所生之候不異也沛邑以南為
蟠蟻無翅之際為食漿香滿以求為鳥數名且以地而政要之
炎暑方漸始微蟻動也指不燧之名字亦蟬蛸可證考其論之
號種宜軒軒有殊夫宜以巨介誇厥當輸示勇遂忘所生之候
乎感陰而動而凡謂生於芒種之日夏至之間者其說豈非已
然後知賜之辭雖殊而所鳴之時不殊也或指為盛旦之類或
加以蠱鴻之稱或被以蠹梨之號解且以歧而誤婁之暑氣方
盛姑聽焉登也形如蠶少昊之怕趨堪稽設聞鳴鴉小正之
伯鷦當謂天立以子規之似姑息之呼逐味所鳴之時乎類陰
則鳴而八謂鳴於七月之間蜀中之地者其言多雜已故曰陰
將伏之時也

小島名曰上島古名曰天方無誤

馬六甲

應建午月之候物類感順以陰鳥夫小暑方至正一陰生之候也彼生蟲鳴鳥者不與無聲者而並感以陰乎且物類有自生之理而物情有相應之機皆可當也自相者並育於時皆可生也賊者無傷於異舌可捫也賊者若括耳貴當夫炎帝乘權而陽生陰正可推氣候而歷數之高試詳仲夏之月觀之於時羊長也塘風清陽路足蟲迭出禽鳥變聲飛之使若其困陰氣而生即聲之發者其應陰式而鳴耶宛轉而開閤者其亦感陰氣而寂其聲耶聲應陰方生之候正炎暑未成之時則小暑之至不可記哉總處在於楓陸阜財將盛無不披拂乎薰風而綠樹陰濃值此夢醒登新已不勝其炎蒸之氣夫豈徒使蟪蛄於苑柳聞鶯鶯語於深山鶯鶯史於香塵紀月蟬年亦已驚心於夏至而黃梅雨過正至舊衣作試或稍解其煩熱之滯亦草徒諒刺刺之物森視方權之新燕而不見夫蟬蟬乎心營其陰之蟬弱刺刺雖目眩離陵之蟬會乃忘形生也有遲速不同於蟬姑春秋秋蟬臨辨也夫搏輪有刀回車特適年義義則無論新父之異其名蟬蟬之別其類而此際之趨趨者罔不踴躍於搔搔昂藏於趨架也而不見夫蟬乎調雖鳴啞夫口似南蠻之舌聲傳喉嚨感時託東去之吟始殷之鳴且其尉夫鳥語鉤鉤金格碌碌也夫漢火方歇鼓續用驚夫機則無論蟬與鴉殊異乎動與駛同其音而其聲之鳴者亦足稽小正之序授爾雅之書也已而不見夫反舌乎折微分宮憶春風之可喚銷聲滅跡當夏日之方炎不聞其聲若一任夫鳩蟬吟暗蟲姑啼而也夫過時發口王躬或蔽於談人則無論綠羽之雄其文相衣之昭其具而爾時之寂寂者異靈標金銘之鳴者石闕之蒼也也蟬身身畏距冠星拒斧之形而鳴其聲者博於守其口者百舌一腔甫動於以說物候之自然欲高吸服正值鳴蟬之候而司至並詳伯趙變經異議蟬鳴夏日方長於以驗物情之相感此午月之候也

合

曲之小

無聲
小暑至

始

反舌無聲

一句

命有司為 威樂 賀良恒

橋兩與隆樂孔備矣大雨澤之不降恐朕之徒勤惟山川與
百源先命祀而孔殷昭事祭之大典樂備奏而樂聞時則月辰
定午祝融司權陽燄野赤人燎天蟲蟲鬱鬱赫赫炎交原隰
欽之力作資岸澤之絲延惟水泉之不竭乃無憂乎旱乾思發
源之有自用亡靈於山川繼有事於上帝傳明備於用處洵重
農之至意宜進行其圖文子乃下明詔宣再敕命有司曰方
今純陽用事恐有差忒以祈甘雨以豐泰極古者龍見而雲
章宜率朕將軍良辰消吉日設幣惟馳變鐘鐃八音吹六律作
樂於南郊用典禮之是式伊祈祀之宜先實爾有司之職舉凡
雲雨所由興眾水所自出者尚且為民祀之而一勿失則有
東岳岳華南衡恒中有嵩山突兀居尊伊坤維之巨鎮每觸
石而興雲若乃四瀆之長百谷之王於滎澤萬頃汪洋與夫
江流浩浩河水湯湯汝漢淮泗七澤三湘占習坎而潤下洵流
澤之孔長偉大川其攸屬信名山以其影至若石溜巖滴支派
細流涓涓混混晝夜不休繁沙激綠走脉汗濕踰越漚經澮
達潯伊水泉之活潑試治潯平源頭數盈百而莫紀利澤普而
渥饒有司迺奉命恪恭用舉聖之禮具牲牲陳酒醴飲饌容
申拜跪用告名山大川之神暨天百源之水惟爾靈氣之所鍾
興雲致雨之能以繼自今閭閻勞敷以介繁祉禮成人告天願
有嘉祈祀之事方於大焉之禮斯起爾乃掌次設壇司空除壇
太僕正位羽林讀鑾和和侍衛濟濟從官來與至止萬姓爭擬
天子方洞乎具敬揚乎具容東珪璋於壇陳簋璧與黃琮上
帝臨而配以先祖合先祀典之是崇且正辭於祝史分送大休
以惠我三農然後叶九成之雅奏設六代之宮樂盛樂大作洪
鐘畢奏奏古具韶武兼八佾列七德全吉和風而導清揚威氣
以騰萬樂備百禮暨格群神動天帝甘澍霽濃膏沛百穀蕃
滋欣逢樂歲是以四海之民喁喁必如咸含和吐氣而頌曰武
哉乎斯也

命有司為 威樂 許士登

登祀在雩先將備樂以享帝也蓋山川百源皆佐帝以興雲雨
者命祀而後大雩盛樂之設敬大蓋以勤民爾伊祁隆之世媼
神着聲大鈞播物甘霖時雨滋液滂澍潤綈綈之所被民氣和
樂而頌聲作迺有賜焉不仁頑歟繫於天子倘然憫焉詔
下執事廣增諸祀壇壇主幣將賴於上帝毋以通咬亂正音毋
以殘缺套同律既先後踵而行之爰以仲夏之月若為今是月
也命樂師脩治樂器矣於何用之曷惟元祀凡祀龍見而雩雩
之先有事焉山川百源是也禮國有大災則禱祠作仲夏之月
陽氣方盛多元陽而雩興山川之神茲視三公讀視諸侯常祀
不具論若乃封禪巖關施靡乎兩成長波浩漣連滙乎八裔又
若曾渾之府靈相之淵物極量多逢沛源泉不敵霧漫浮默
以雲布膏潤下土生我百穀微天命有司祈祀其何以効義起
澤使地祇提出萬物且夫克殷有年伐邢致雨雲霓鮮目臻也
劉髮侵膚剪爪及肌嘉潤難之應也必為民走祈乎名山大川
而禮祀乎百源之始前坐下祠前歌後舞樂辭雅拜靡神不舉
若斯者豈特釋星心之懷焚馘活鳴之娟媚而已哉凡以子惠
元元俾含甘而吮滋也又况益益惠以感德備如壇之上儀膳
食中宸配慕四極大焉之禮又未可以已乎吾聞之常書行於
禮已之月萬物出待雨而長豫為長祈禱敬養之如也周禮
稻人職旱供養飲饌師教皇舞舞旱暵司巫大旱帥巫舞雩女
巫早暵舞雩是之謂大雩其神則太皞配靈威仰也交帝配赤
熒怒也黃帝配含樞紐也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也五
帝之精縱縱率至於是在任天子乃乘朱路載赤旂履盛威容
泊南郊而將事焉煌煌乎國家之盛式也山川百源之祀方茲
茂如矣然後中命樂師飭宮懸懸司廣舞舞雩而歌雩鼓
鞀鉦而振蕙蕙瑟要眇以諧舞管籥繼進而鳴奏未于玉戚赴
節以投杖焉罔文之羽技部而就班焉復有等笙瑟細而不
沈鐘磬杭故大而不冷盛矣武繁會意繼繼樂至於斯也吾意帝
有醉焉將使山川百源雲行雨施又潤澤之也又思靈靈之張
相與作於野歌於市以為帝力於我何有也

關市毋索 錢楊昌

政更及於關市當以毋索體之焉夫關也市也皆商旅之所出
入也於仲夏而戒以毋索謂非王政之寬大乎且昔元公官還
致治司關設而定征墨司市設而別質則此納費所以來商旅
也顧賦額有常征監稅必分具職守而支感既通處征商宜體
以寬容其敢擅區而廢民以生乎當此及令甚嚴要無後秋是
之必析關官獨門閭閻閉而己設試更驗之於關市昔先王任
通財之職其斤斤於異服異言之辨都設關以禁其苛却也地
居水陸之衝人別華夷之俗觀關津之險要原非以偏分利為
虐之征昔先王定食貨之征其察察於或來或往之間都立市
以通其閭閻也辨物以稽其真偽爭利以競而錐刀賦市地之
園廛本非以重徵為侵漁之計是關市固未可或索也然而有
難焉者世主徵求是務惟是為稅入之資常物也而目為奇珍
輕資也而視為重貨據關津之險阻旅人所以滿滯而不前也
此關山有難越之憂也人君稅徵甚苛每藉為國家之費更卒
肆欺凌之勢阻險多壅斷之私竭市宅之搜求物力所以艱難
而美給也此市民有過征之苦也仍或索焉吾觀關門實矣後
世因以濫征實賄求矣奸吏從而強費使民而為厲民之事布
常所由無藝也暴欲橫征其若之何尚其無之吾和歛布履其
官為庶民培其休養征稅緩其令為天地節其生成公利不為
專利之謀侵奪有所必戒也布德行仁職是故耳故觀月令之
於仲夏則更詳以關市毋索云索則有侵索之意焉念今日海
署兼崇民力既艱於行邊設復苛求無厭焉以通行旅於四方
乎母之奸奸宜防財賄可不登九賦則逸具計而稍為寬裕
庶幾千里有關五置有市旅客無負其資於之虞也已索則有
求索之心焉想此時盛交酷熱商人已思盡報辛設猶賦未
寬得無病指留天百物乎母之設貨財難橫征誅當其恤萬商
則緩其稅而不逞索強庶幾關河要否市井羈塵小民無困於
貧歿之政也已武仲夏之寬政也

土運四時位乎中也夫天開於子而四時運轉上各居其中其王於四季者不可殫推乎且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物亦統之則夫天地之中氣其分運乎四時者豈非春夏秋冬之氣有其施其正位於五行者尤非水火金木之獨有其權中則必和而稼穡以興中則必正而興國以撫此中關治土德之所以植於王也月令一書別著中央上一令知夫一歲之中土居其長四時之學土竟其功三才極乎成之量則言地而不言土似土既無以配起不知地之功成乎農土之義取乎生所以貴耕宜於播言土奎混於泉又言土膏黎也而德在實土地園土之所由極八卦為變化之端則言坤而不言土似土又無以合卦不知坤之象因乎性土之說主乎形所以春秋筮易於農之合愛言土於屯之比變言土地而形成積聚坤即土之所由名且土之所生者食土之受生即為火不但二陽燭土任其功即萬有皆成土有其德合二氣以相往來土固無往而不存土之所遇者水土之受起即為水不但句出滿達上為發生即水陸渾冥土尤凝結一歲以為終始土又各著其所長雜於中央土其位之無過不及始謂之中以假使水火無所歸人其知寬者何假使金不歸所成入其知耕牧何性土以安牧之性有以達之中而立其權應冬無陰陽及無伏陰春無暴風秋無苦雨而天威五常之德獨於土主信而大其生廣上下四方何地無中故使金水有偏重則節候亦微且不均假使水火有過損則歲月亦覺其難紀惟土以運化之神有以居乎中而應其火故北寒生於南然生火東風主木西燥生金而應延六府之德獨於土兼假而異成木利萬物皆土之所賦而惟居中能制者又廣大能包則至大無外之能即中央而已宏其量一歲皆土之所成而有賴土於中者乃各持其機則就順氣之象於中舉而可得其說大乃和且辰戌未之由以相維矣

中央土

2/20/2007

相土合於中央成五行之序也夫土爲定所即重定位也乃著
 其合於中央非所以成五行之序乎且八卦本於五行觀八卦
 之方可見五行之序故乾兌統巽坎主平秋冬艮爲山而水木相
 生巽土而助火離火與離主平春夏坤爲地而金火相剋得
 土而氣轉通如月令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先皆損中央土一令
 可推土主萬物觀其文二者一之任而土者二之幹也據翁
 闢之概率厚廣生之化土之所以包含萬物而萬物無平不臨
 土旺四時者其數各一十八日共得七十二日爲丑則春之數
 者暢品衆之享土之所以分任四時而四時無土不任其所以
 獨任中央何哉蓋以天之中中央而言則天形常帶圓曲由東
 而西非中正以地之中中央而言則地道所以承天火火金水能
 二不成故不可以月計者即不可以方言也自十之中央而論
 則土舉實口而亥之左春旺之說所自歟而不妨以口據者即
 不妨以方舉也則試觀中央土於震洪範之消陽也土旺五行
 之後月令之行政也土居一歲之中似其次序不甚相附而不
 知己之分屬有其理可據焉蓋洪範之五曰土可通於月令
 之中矣土也成其始以代其敗故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
 木四九爲金其中中央皆土土之五數而後各妙其生於土以
 中央土於易數文之列計土居四象之間月令之氣時也土位
 五方之極也其居方也不同雖而不火火金之代猶若其理其
 外則易經之土而南亦可通於月令之中央土也定其位以
 辰其數故正中央爲正南離月正西月極正北坎冬正中央必
 分土爲四離而後可補其運化究乎土附於地地之在天下如
 卵中黃何處其中何處無土耶

4/11/2021

1997

考黃鐘之宮當辨其與律異也。夫黃鐘之宮律呂之小也。惟辨其所以異而具本始明且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以其陽生於子而黃鐘之為律始也。凡又以其宮配之中央。若記者律皆有宮音而黃鐘之宮特冠之於八十四調之首。故宮為萬事之根本。上為四時之權衡也。要之黃鐘宮與黃鐘本律與黃鐘律亦異。何則。黃鐘本律長九寸黃鐘半律長四寸五分。黃鐘宮則長三寸九分。古樂篇又總然可攷也。自有黃鐘十二律在。而不及黃鐘之宮。於是黃鐘宮為律本有源而無流。黃鐘為律本其他以半宮為說者。又或誤以半律當之而黃鐘宮因之不明。其以黃鐘之宮為最長者。謂十二律相生。且以於六十律至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即在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相為宮。是意以每律各長五聲。此所中者黃鐘之宮。應即所謂應律之首也。是固以黃鐘本律當黃鐘宮也。其在眾黃鐘之宮而別為之說者。謂三寸八分乃是吹口合其無聲者四十三分。則為全律三十九寸半數也。陽猶應陰陽合少陰故為金少。或入直以三寸九分為據。而謂當為長九寸空徑二寸是當欲以黃鐘本律當黃鐘宮也。於是有所謂黃鐘宮即少宮者。亦曰清宮。其律數雖在應鐘之下。即所示黃鐘六寸之音以成宮也。又至景桓而律數反至最長而律體中失土無所附故協之以黃鐘之少宮。以長律本而非律也。此說蓋然。然其所謂少宮者。以為半黃鐘六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而又用為候氣。是不知半之應全。乃度周非管應是云。中者乃輕應非重應也。則又與半律當之也。其及倫倫取竹於解慎之乎。衡兩兩間長三十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命曰含少次制十二萬。為風之吼。雄鳴六雌鳴六。以比黃鐘之宮。是黃鐘制在十二音之列。黃鐘宮則吹在制十二音之先。品可混而為一。抑又聞之少宮與半大數四寸之管相協三寸九分有奇。如其分即四寸也。大少宮小協半黃鐘而反協半大。此此黃宮之法所由來也。不專一宮而宮台此黃不在一律而律以為本始亦植土之小。舉一時而四時無不統也。夫

簡當不支少許勝人多許

武備集則而論則德也夫周師兵士皆以成功望賞武者也
此非可以一劍隘也聖世專修文治原不以慈矜傷天地之
德聖朝有武也亦時以擄伐外服陽之理天威所至王莽弱焉
使徒欲耀德以爲言則康狄出令整戎行行之謂何矣國家版
圖式常懷西南雖然主惡臣乃獨有故焉思遠者時我王宣財
窮極陳師固爲國典所不放國家刑貨監私交監離題不侵不
乃獨有敢干大戾者日繼余誠則窮白極矣又爲其計所去
功不義如此天子是誠已於征哉今夫當神武之威掃廟堂之
某天子所獨也哉宗社之靈寄諸外之任將討所司也於是命
之由是五兩卒旅則有士而衝鋒者勇敢乎還干戈展規則
有兵而制勝者精昌恃乎騰且軍行無律勤律矣擇有榮發焉
可勿聞將軍精勇老成旋旆有功焉可勿覓往若此者不
牙勇胸膺蓋近馳擄之者無前掩之者無故可以備服八有橫
制八荒惟彼不義而有所逞茲哉汝無堅守之誠戰無當修之
飲此義主之喜功則然而聖天子不然也永平已數百年特以
小醜跳梁而接續伐順天時而行前敵遂以張皇上師則此一
征也內以振師廷積玩之形外以作方伯專符之氣驅當亦以
事行聞謁脂膏以供軍實此慕君之嗜武則然而聖天子不然
也休養經十餘載特以一隅多故僑后蒙難應行賞而勵戎行
遂以折衝萬里則此一征也下有以紆奸回稟簡之漸上方以
光祖宗綿遠之靈蓋投爲天地之義氣奉義以征不義夫是以
其慢而無弗踰遠方而無弗順吾見近宇永清萬年有現燭燭
若且懸凱歌而作也

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御賜馬

命將以專征而王師皆義師矣夫不義利用征而非有功則屬
卑專以任之武事其克濟哉且觀兵非至王所樂聞也而當此
秋肅之時亦必擇一師而用之蓋必隆其權於所與而
後故其力以有為也時雖孟秋亦既適歲簡練是時天子有
事於清廟必舉練之方定建極而後折衝不專於天子其以
張機伐而壯威神則定方國助則必重千城之機將軍隨營
使征伐不費於大人何以委廢功而區王國則秋征不義非有
功不可而任之可不專乎則有功以其身德國家之安危則默
累素儲久為不義者所聞風而懼服惟使遠徐徐之自謀而
不以毀譽矣其中焉則獲事能強不必以千里而受命於廟堂
今而後威命所彰自可以見其底定矣然不義以其心伺國家
之舉動則隱情諷伏又焉有功者所起機而深嘗惟使多寡勞
逸之自制不以督督奇其後焉則功什藝成不致委他人而坐
分其勲績今而後風聲所播自足以藏其小醜矣從家極重者
傍生功高者數其惟在在專其任耳隆之以恩則身知恩投
之以權則心知和受節而宋沐天寵者憐大威固不徒以一日
之馳驅報主抑情疏於貴重誼聞於權高惟在在專其任耳
不忘其力報前日之勲復用其身作將來之戰拜命而後知已
感深者國報愈切旬將以百年之勳告廷王王者之昭武家於
猛秋者如此

思以精潔片言居要

專任有功

將者以功善者天子尊其間外之權為天下惟有功之人其
所強者大也而任之則武功不克成也昔謂臣王一德則易
於見功土上相則則易於見功蓋功也者能臣之所勞於自強而
過也善人主所難於自善者也使人主善用臣而臣無不樂為
人主用則功之善者於天下也不亦偉乎蓋天子撫世保邦
必重其功沐之勲使之昭茂而東顧則習久而變自應天下其
不有德情直行之天子安內攘外必競高厲揚之機使之專
闕而此五則權一而志自伸天下其不有生民其命將有然已我
之不可不任而任之不可不專也雖時益扶其命將有然已我
思人臣素著折衝之望國家以功高而用之自不得以功高而
疑之何也從來為國勳臣之臣必其非離亂之臣心腎相托將
能見信於君兵亦能見信於將也所恃以作三軍之氣者此耳
人臣素荷千城之任國家以威重而委之自不得以威重而薄
之何也從來敢於任事之臣必終非憤事之臣而後是提君善
於將將而將亦善於將兵也所仗以鼓戎行之勇此耳雖然
功臣之當重任也亦難矣受命大吏決勝千里勢既隔其情難
隔夫恩道而伸情者皆勿傷其心也傷其心必不能致其力善
見勲臣報主恒有流涕而感不測之運者是君任之以一日而
臣即答之以生平也與人主之任功臣也史難矣外有實主之
言內有私道之請假使而排擠心數夫共安而不同危者幸
勿感其志也其志則必不能善其卒耳見有武臣致王便有
懷貳而貳焉死之地若是君以重社稷者重臣而臣必以殉社
稷者報君也則則專任者誠君臣之幸而國家之福矣

有美畢錄無懈可擊

以明好惡

二句

王書在途以明之者順之也夫好惡不即道乃何得以為去
乎故知順之之機仍不在道乃而王書在途夫不以春而
秋天子亦不以好而去故考時察之今即天之明者順也而
守學之義即萬物之順者也聖天子在上無有作奸憚而
作惡而亦遠能過管仲可知矣雖然猶有善惡實大之機而
歷重未嘗則則非徒非徒然於一人之愛而勝好而以威亂
昔有之與惡心我露之機而細察未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一王之威而懷遠謀以宣何者有之知若夫有功任而不義謀
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而道方之順不從此效之則道方中智
愚恒有不齊而巧點者每即朝廷一二事以觀意之所存今所
修成中命者若保鐵受感叛之舉則天子之歸怒可知矣天子
之歸怒可知而其所為歸怒者亦可知矣公道會昭亦何利
而留彼頑梗乎夫是以有失威之震耳道方中文書不無新
而後從者每就奉行一二端以決身之所向今以聲罪致討者
其非從從播毒之功則天子之即怒以明好可斷矣天子之即
怒明好已可斷而道方之從好而避所惡亦可斷矣聖武王書
亦何恃而雖彼覆轍也乎夫是以有子來之誅誅蓋居天下之
上者當先示一人之刑賞於不覺為無條免則為善之善蓋
整抑居天下之上者當欲恤天下之人願於道生於無端錯
則冠蓋之懼自肅古者有由管而教四此道蓋而江漢烟
心其若不歸好生之名而天下故得以遂其生其生不進不戰
之論而天下水以不待戰豈非好惡實明之效歟義不勝感武
陵風尚家雖近者以為憂而遠者以為幸天下自此多事矣
刊去洋詞備錄具諸

專任有功 二句

專任有功 一句

以明好惡

二句

三

